

目 录

历 史 事 件

- 对二野进军大西南路过泸溪的回忆……………赵志钧（1）
- 泸溪全境解放的关键一仗
- 兴隆场围歼战……………文史办（6）
- 徐汉章残余势力的覆灭
- 记达岚坳战斗……………康启忠（10）
- 一次没有成功的起义……………梁胜虎（16）
- 泸溪县竞选“国大”代表始末……………周克之（18）
- 竞选见闻……………王国兵（23）
- 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在浦市……………刘升焜（25）
- 《泸溪民报》与派别斗争……………王国兵（30）
- 贺知事智惩恶教徒……………雷建喜搜集整理（34）

地 方 名 人

- 回忆先父黄尊三……………黄 奕（36）
- 张得胜轶闻……………廖子森（42）
- 张仲山小传……………周定方（50）
- 陈氏父子与私立培养小学……………唐祖盛（54）
- 小章张清栋的故事……………文史办（56）
- 从进步学生蜕变为特务、党棍
- 记高容的一生……………谭振群（61）

陈大诰传略·····	周定方等 (66)
姚祖隆传略·····	康耀同口述 (68)
泸溪三个名中医传略·····	邓宗禹等 (71)
浦市辰河戏名师小传·····	廖子森 (75)
英勇抗日 血洒长空	
——回忆我的丈夫杨元丞·····	黄绮口述 (83)
先父宋哲生活片断·····	宋光明等 (90)

教 育 史 料

泸溪简师史略·····	周定方 (95)
泸溪私立志仁中学·····	刘升焜 (99)
泸溪私塾概述·····	周定方 (101)
抗日时期迁来泸溪的文化团体及学校·····	周定方 (106)

工 商 经 济

“姚恒森”商号与姚氏兄弟·····	刘升焜 (111)
武溪镇解放前的三大商号·····	唐祖盛 (114)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向明玉 (121)
昔日的浦市市场·····	刘升焜 (123)

地 方 史 考

泸溪境内历代战争考·····	张永安 (127)
浦口 浦阳 浦市考·····	张永安 (135)
解放前浦市街道示意图·····	雷建喜 (137)
石达开兵过泸溪综述·····	罗同样 (139)
兴隆场史话·····	罗同样 (142)

盘瓠辛女的史料及传说.....	张永安 (146)
-----------------	-------------

民 间 轶 事

我所知道的泸溪红邦.....	吴维舟口述 (148)
泸溪县城的净业社.....	龚家长口述 (157)
兴隆场净业社的创建.....	邓宗禹 (160)
泸溪的哥老会.....	廖子森 (162)
泸溪同善社内幕.....	廖子森 (167)
我所知道的泸溪同善社.....	王国兵 (177)
泸溪龙舟.....	周克之 (180)
半冲的一株月月桂.....	罗同祥等 (184)
浦市寺庙趣联选.....	雷建喜 向明玉 (185)

对二野进军大西南路过 泸溪的回忆

赵 志 钧

我们南下工作团泸溪工作队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分两批，先后由辰溪进入泸溪的。

在此之前，泸溪县城的保安第五旅十四团和国民党泸溪县长闻沅陵县城解放的消息，即弃城逃跑了。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的三十八军解放了泸溪县城。解放军为追歼白崇禧残部，未及建立泸溪地方政权就开走了。原国民党军官郭盖英、周子才等乘机冒充共产党特派员，在泸溪纠集了一批人，成立了“泸溪县人民工作委员会”。以杨元玘为首的一支地方武装不明真相，向郭、周投了城，开进泸溪县城。开始，我们不了解这支武装的性质，不敢冒然入泸溪。后经沅陵军区查实有关情况，通知我们可以进入泸溪接管。并指出，二野大军将经过泸溪向西南进军，在这种形势下，郭盖英等不敢加害于我，可以同他们联系接管。我们第一批进入泸溪的只十几个人，三、四天后，梁守训等第二批进入泸溪。我为了查实《救国日报》社的财产（系四五年抗日胜利后在南京接收的日本印刷厂的设备，于四八年运来泸溪）以便及时接管，防止其转移，便专门打电话通知栗显仁、梁守训等赶到泸溪。我到

泸溪后，就听郭盖英等讲，二野一部分先头部队已经过泸溪向西进了，后续大军和总部即将到达。至于部队驻地及粮草等的筹办，他们已作了充分安排。那时，我们的精力只集中在了解和掌握郭盖英等的“工作委员会”和杨元玘那支五百多人武装的活动，及城外股匪的动向，并组织杨元玘起义武装对付城外的股匪，所以，对二野过境的详细情况尚未及过问。我们只负责后勤支援，并没有同二野在工作上联系的任务。因此，只给郭、周、杨三人作了些支援二野过境的工作布置，其他没有多管。

我们到泸溪半个多月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野总部、包括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和一部分部队进驻泸溪县城。

刘、邓首长在泸溪县城住了五、六天。梁守训、武岗等说的在县政府大院内看到了刘、邓首长是确凿的事实。二野总部在驻泸的几天中的一个下午，部队在县政府大院内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搞游艺活动，刘、邓首长参加观赏了这次活动，我看到刘、邓俩坐在县府大院的东边板凳上。次日晚上，二野在天主堂外面场地放电影（大概放映的是渡江记录片，）他们通知我们去看电影，我去了，接着，刘、邓首长亦到了场。我趁这个机会，利用他们的扩音设备，在电影放映前，讲了十几分钟热烈欢迎和歌颂二野大军的话。

我未向刘、邓首长请示汇报过工作，因为没有这种必要。刘、邓首长驻泸期间派他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部下的部长）到县府找我两次。第一次，对我说：“刘、邓首长很注意你们的那支起义的武装，派我来了解一下，你们对这支武装计划怎样处理？”我说：“我刚来，情况还不太明，还在了解，了解以后报沅陵军区决定处理的办法，现在，我还提不出处理的章

见来。”第二天，那个同志又到县府找到我，对我说：“刘、邓首长派我来传达一下他们对这支武装处理的意见。刘、邓首长指出：这支武装对支援二野向西南进军是有功劳的。我们未进入泸溪前，估计白沙渡口的轮渡早被破坏。部队很难到泸溪。到了泸溪向四川前进问题更大，能滩吊桥敌人一定炸毁了。只能过步兵，卡车、轻重炮兵难得通过，待修复好桥梁，要耽误很长的时间。所以，原估计入川的进展不会是很快的。但部队一到白沙渡口，就看到一个连的武装守卫着渡口，轮渡完好无损，使部队顺利通过了。部队向西前进，到了能滩，出乎意外地有一个连的武装守卫着吊桥，吊桥完好无损，部队各兵种顺利通过。经了解，都是你们那支起义的武装守卫着。这对二野向西南进军是很大的帮助。刘、邓首长要我特意告知你，这支武装不能当土匪武装看待，应承认是我们的武装，作人民自卫队看待，不能歧视，要很好地使用，并关心他们。政治上给予鼓励，物质生活上给予合理解决。现在天气很冷了，他们还是穿的单衣，要给解决棉军装”。他接着说：“我向你传达的都是刘、邓首长的意见，你认为怎样？”我说：“拥护刘、邓首长的指示，但要这样做，还得请示沅陵军区。”他说：“不要紧，刘、邓已给你们四十七军军部（即沅陵军区）去了信，信中已提到以上的意见和看法。他们会派人来同你们研究解决的。”我又说：“解决冬季服装确实迫不及待，但我们刚来，实在无能为力。”他说：“这些问题给你们四十七军军长的信都讲到了，你可到军部找晏军长研究解决。”他还一再向我讲：“不管这些人过去有什么问题，他们今天既已投诚起义到我们这里来，就要热情欢迎，同他们团结合作。”他接着说：“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大的原则上全党似乎是一致的，这些人口头上亦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但在实际行动

中却往往排斥歧视其他各种力量，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刘、邓首长要我向你指出，在处理你们这支武装时一定要提到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高度去认识。”我又提出：“要使用这支武装，还得派些干部进去做些工作，了解情况，以便教育；但我们没有人，这是很大的困难。”停了一下他说：“我们有一部分连排干部，因有点病，暂时留在泸溪，过些天他们身体好了，给你们十来个人，派进去工作一段。但不能给你们，以后他们还是要归队的。”几天后，部队确实给我们派来了十几个干部，进杨元玘部工作了一个月。他们深入了解这支武装的情况，认真细致地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这十几个同志接部队通知，归队了。

刘、邓首长和总部在泸溪期间，曾住在泸溪县中（即今一中——县文史办注）后面山上的旧县参议会址——省心楼。当时，旧县参议会附近是戒严区，连县中的教职人员进出活动，都有一定限制。但我没有到那里去找过他们。

刘、邓及总部离泸西进后，还有一部分留守机构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的任务是管理一部分病员和收纳掉队人员，处理善后事宜。为方便留守指挥机关的工作，他们同我们联系设在县城的地主院内。记得好象是住在黄湘君（黄尊三小女）家院内。留守机构到十二月底，才全部撤离。

大概是刘、邓首长指示的缘故，他们走后不几天，沅陵军区（四十七军）即派辰溪军分区一位姓王的副师长来泸溪，帮助我们吧杨元玘武装整编为“泸溪县人民自卫总队”，并要我兼任总队长，郭（盖英）未任职，周（子才）、杨（元玘）任副总队长，我再三推辞不脱，只得兼任。这次整编未解决棉衣问题。以后，我到沅陵军区找了晏福生军长，他答应解决。我回泸后三、四天，接沅陵军区通知，发给县自卫总队每人一套

棉军装。

这支武装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除担负保卫县城的任务外，还攻占了浦市镇，建立了二区政府，进驻了布条坪、八什坪一带，建立了四区政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全县的剿匪工作，提供了详细、系统、准确的资料，在配合主力部队剿匪、侦探匪情、充当向导等方面，均作了大量工作。到六月份，剿匪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县局面已经打开，于是这支武装一部分转为县大队，一部分回家生产，同时，我们对编余干部，也作了妥善安置。

由于我们进入泸溪后，能正确对待这支武装，因此，使他们在稳定当时泸溪的局面，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以及对全县人民政权的建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是泸溪第一任县长。该文经本县文史办删改）

（上接第9面）

梁权、符文业、向显书、李廷祥、张尊三等人口述资料、《陈靖熊亲笔供词》及参阅党史办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泸溪全境解放的关键一仗

——兴隆场围歼战

· 文史办综合、整理 ·

一九四九年九月，泸溪县城解放后，解放军主力忙于向大西南进军，留县兵力所及仅县城、浦市及沿湘川公路一线，而洞河以南、沅江以西的广大农村，则仍为国民党残余势力所盘踞。经宋希濂改编的暂九师师部，随师长张剑初由泸溪撤至所里（今吉首），其兵力则由付师长徐汉章、参谋长陈靖熊带领，驻守达岚至兴隆场一带。由于浦市、辰溪、麻阳等地均告解放，兴隆场就成了陈、徐活动的主要地盘。

一九五〇年元月下旬（古历腊月初），陈靖熊、徐汉章在兴隆场邓疆家中密谋聚会，与会者有李子斌、李祥云、李云厚、李宜云、梁子芳、高允安、潘露生等。众人商量决定：一方面假意和共产党谈判（当时湘西军区和赵志钧县长均派有代表劝徐投诚），行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则派梁子芳与辰溪、麻阳、古文、乾城等县残余势力联系，约定古历正月十五日同时行动，进攻解放军。

一九五〇年春节，徐汉章回达岚后，即将其直属营及一团李云厚部，分驻在达岚石榴坪一带。而在兴隆场地区的陈靖熊及二、三团头目，因得不到徐的来信而惶惶不安。当时在

兴隆场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有二团李祥云全部，约六百枪，近千人，三团李子斌大部，约四百多枪，六百余人。徐另调李少白营数十人枪，配属李子斌指挥。加上少量的“自卫枪”，总数不超过二千，对外则声称数千人枪，并扬言要集中兵力，攻打乾州。其具体部署如下：

李祥云团驻兴隆场、后塘、得堡、上广、三层坡一带，并破坏了三层坡通往浦市的大路；李子斌团驻麦垞、彭总管、麻歪头、岩坡、寨家一带；李少白营则驻在太平村，作为后援，而陈靖熊本人，只带少数警卫员住在武堰的陈家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在配合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之后，迅即回师湘西，执行部署清剿土匪及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任务。兴隆场为徐汉章主力活动地区，四十七军和湘西军区在对其劝降无效之后，决定用武力歼灭这股残余武装，解放泸溪全境，解民于倒悬之中。这次战役的大致部署如下：

驻麻阳的八二团（即415团）的五个连分两路向兴隆场的东南和南部进发：一路从踏虎入境，经登云寨，埋伏于巴斗山北麓，截其退路；一路从合水进乃野溪，经磨洲直插彭总管。驻浦市的八〇团（补充团）一部，因三层坡大路被破坏，便绕道合水，配合八二团，向兴隆场东部的都兰山方向出击。驻泸溪县城的八三团（416团），由方参谋长带一个营和杨元珉的自卫总队，分两路扑向兴隆场的北部：一路从能滩经白羊溪、小章直取兴隆场；一路从站鱼溪进冲，经岩头山攻向白羊溪，以扫清外围。部署就绪后，分五路合围兴隆场，直待一举全歼。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古历正月十五）凌晨五点钟左右，进入彭总管的八二团一部，首先到达。彭总管村四面环山，仅一狭窄出口通向合水方向，形似一个口袋，袋口有“自卫枪”

5人放哨，旁边山头有一座庵堂，为李子斌团的符云选连驻守。解放军摸上去后，首先开枪打死哨兵李水成和李廷珠，接着符云选连以庵堂为据点，居高临下向解放军开火。解放军向庵堂冲锋时，在一株枇杷树下，牺牲了两人。双方激战约四十分钟后，解放军开了炮，炮弹从庵堂的天井中落下爆炸，炸死一个尼姑和一个敬菩萨的人，符云选受了重伤，其部属背着他，狼狈撤退。解放军进村后，因天未大亮，自卫枪兵还以为张治平的人，在屋弄口进行巷战。自卫兵在巷口安一座抬炮，仓忙间忘记上弹片，轰隆一响，烟雾弥漫，浓烟冲天，可没有伤亡。这时，解放军边打边喊：“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自卫枪兵也看清了解放军头上的五角星，于是连抬炮也未及抬走，就四处逃窜，混入外逃的老百姓中，向对面山上跑去。解放军一边喊“老百姓不要乱跑”，一边对天空放枪，一口气抢上了对面山头，并打了三发信号弹。此时，东侧都兰山的坳上枪声又密集起来了，这是李祥云团在负隅顽抗。

李祥云先天晚上住在上广村，闻枪声后，立即带领营长李云腾和直属连向都兰山坳上跑去，但为时已迟，此时，解放军已占领了都兰山屋后的制高点——马口埕，在他们西侧的鹰咀为付团长李宜云带领一连和突击排占据，三个山头形成一个三角形。李祥云部问鹰咀埕：“你们是那一部分？”答曰：“我们是付团长的人。”李祥云说：“团长在这里，你们不要怕。”对面解放军听说这里有匪团长，就令占领彭总管的部队暂停下山，集中火力向都兰山方向进攻。李祥云见地势不利，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解放军以密集火力打退，伤亡了七、八人，李宜云的突击排长也被打成重伤。于是，他们纷纷向木坨、都里坪方向撤退。李祥云的三弟李富早已吓得瘫痪在地，由部下背着逃跑了。

埋伏在巴斗山一路的解放军，原以为土匪撤退后必向巴斗山方向逃跑，谁知他们却向另一方向退走。这样，就未迁大的抵抗，仅五里坪碉堡上的自卫枪兵接了几枪后就溃退了。驻麻垄头的李英杰营，一枪未放就逃命了。解放军用望远镜发现岩坡碉堡上除少数自卫枪兵外，其余多是老百姓，就向山脚下吊了四炮，吓走了群众，解放军便下山进驻五里坪等村寨。

解放军八三团一路在岩头山遇到徐汉章部石忠臣联队。经一次小的抵抗，石部作鸟兽散。解放军俘获马一匹，立赶到白羊溪和从能滩直插的一路队伍会合。此时，兴隆场战斗已基本结束，他们就分成三路肃清散匪，扩大战果：一路经小章、大水坪向兴隆场进发；一路直插永兴场、上广等地；另一路则从瓦槽、塘坪回转潭溪。

在兴隆场围歼战中、徐汉章得到消息，事先将主力一团及直属营分散在爱安乡一带，未进入包围圈。徐也曾派人给兴隆场送信，但送信人在毛坪亲友家喝醉了酒，故信未送到。兴隆场解放后，李子斌在附近藏匿了几天，就缴械投诚了。李祥云在张家岭（属都里坪村）住了一晚后，纠集残部往达岚方向寻找徐汉章，并隐匿在溪头、新田一带。达岚场一仗李被打垮后，即逃往凤凰。暂九师参谋长陈靖熊本没有什么实权，听到四面八方来了解放军，即化装躲在老百姓家里。不久，他便逃往凤凰，投靠龙云飞父子，继续与人民为敌。

兴隆场围歼战，共打死打伤暂九师残余官兵十多人，打垮暂九师二、三团共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近千枝。这一围歼战，宣告了泸溪全境的解放，为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进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材料根据知情人李桂林、李保林、李长发、杨昌友、

（下转第5面）

徐汉章残余势力的覆灭

——记达岚坳战斗

康 启 忠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徐汉章所属的暂九师二、三团一千多人在兴隆场被我四十七军剿匪部队围歼打垮。因徐汉章在这次战斗之前事先得到消息，将其主力一团和直属营隐藏在爱安乡一带，故未遭全歼。兴隆场围歼战以后，达岚、石榴坪等地就成为徐汉章残余势力的最后据点了。

当时，徐汉章所属的主力一团和直属营加上部分自卫队只剩四百余人，三百多枪。其大部分是爱安乡人。徐为了保存自己的残余势力，对其残部驻守地带进行了一番调整。其驻守地点如下：

由一连长杨玉成带三个排，一百一十多人，八十余枪，驻守在达岚东北部距爱安乡乡公所仅三里地的狗脑坡和高坳。杨本人同二排长黄大金带四十多人驻狗脑坡，一排长刘第祥和三排长张启荣带七十多人配有一挺机枪居守高坳。在离高坳东部五里左右的下岩门寨子附近名叫家贤庵的山头上，由自卫队长陈兴早带三十名自卫队二十支枪把守；分派二营长李健清带其部驻守达岚西北部离乡公所仅两里的达岚坳，名义上号称一营人，实际上只有二十多人，每人有一支枪。兴隆场围歼战后，

徐汉章令团长李云厚给李健清增加武器装备，送了一挺轻机枪，由二营一连长覃选书带五十余人，四十多支枪驻守新田，新田离达岚坳不足两里，仅一山之隔；团长李云厚带一百三十多人，近百支枪扎在离达岚15华里的红岩坳（今属石榴坪乡红桥村）。徐汉章自己带直属营长张正春，堂弟徐汉南、徐汉堂及机枪连长陈少勇共百余人，除每人有一支步枪外，并配有轻机枪八挺，重机枪一挺，六〇炮和八二炮各一门，盘据在石榴坪的螃蟹戕。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为了消灭徐汉章这股反动武装，为泸溪人民根除匪患，决定由四一六团先取达岚，扫清徐匪外围，后克石榴坪，再端徐汉章的老窝。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古历正月二十日），也就是兴隆场围歼战后的第五天，四一六团以两个营的部分兵力于凌晨四点多钟兵分三路向达岚进发，一路由团政委李光旭带领两个连的兵力，从兴隆场出发，经永兴场的溪头，过达岚的麻子冲、上大岩洲，对新田驻匪取包围之势，截断其逃路。一路由团参谋长刘定国率部从浦市出发，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经长坪的马王溪，行至白头溪向西拐进六里，经潮底过岩冲，上新田堵住新田一处叫水牛沱的要道，以防土匪往岩牛山方向逃跑。第三路，将近三个连的兵力由王副团长带领，也从浦市出发，经长坪的冲火垄，再迂回到达岚境内的岩寨，从正面取高坳，直攻达岚坳和新田。

天刚麻麻亮，进攻高坳的解放军悄悄地摸索前进。土匪排长刘第祥起来撒尿，首先发现解放军，他便高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并随即开枪，解放军立即开枪还击。其余土匪听到刘的喊声和枪声，有的忙穿起衣服，抓起枪支，胡乱打枪，有的提起枪，光着上身往狗脑坡山上跑。这时，刘第祥

一面顽固抵抗，一面命令不准部下逃跑。双方枪战了半个钟头，土匪抵不住解放军火力，四散溃逃。刘第祥也逃向狗脑坡，和杨玉成一起溜了。因天还未大亮，解放军没有去追赶，继续向达岚坳方向前进。

驻在下岩门家贤庵的自卫队听到高坳方向密集的枪声后，知道解放军已进攻达岚来了。队长陈兴早将三十多人带到与高坳仅一溪之隔的翻天坳，向正在前进的解放军开枪。解放军回击后，一颗子弹从自卫队长陈兴早的头上擦过，吓得陈翻身滚下一丈多高的土坎。陈身旁的一自卫队员见状，吓得大声喊：“不好了，陈队长被打死了。”其余自卫队员都无心恋战，纷纷跑散。自卫队员李代祖、李代六两人一起跑到红岩坳找到李云厚，向李报告说：“解放军打到达岚，高坳已经失守，弟兄们各自散了。”李云厚听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要求徐汉章给增加人员和枪支。李云厚将信交给李代祖说“去螃蟹戙，送给司令官”，李代祖来到螃蟹戙，此时，徐汉章正住在李万书家里，躺在床上吸鸦片烟。李代祖将李云厚的信送给他，徐汉章看了一遍，说：“人已经加了”，又继续躺下吸鸦片。

进攻达岚坳的解放军来到达岚坳山脚，此时，天已大亮。达岚坳乃是一座百丈高的山头，地势险要，一条石板大路沿山下的达岚冲直通向山坳顶部，伸向新田，是达岚通往凤凰乾城之要道。山坳顶部左右有两个小山头，可控制达岚冲的大路，同时又可以用火力封锁达岚冲两侧的猪场岭和檀木岭，易守难攻，可守可退。达岚坳住着十几户人家，听说解放军攻打土匪，都吓得躲到别的山上去了。把守在达岚坳的李健清想依靠这险要地势，负隅顽抗。解放军王副团长分析了地形，决定分两组沿达岚冲左侧的猪场岭和右侧的檀木岭往上冲锋，并向山上打了炮。从左侧猪场岭冲锋的解放军一部冲到离坳顶不远

一个小山头后，李健清用机枪封锁前进道路，冲锋的解放军战士卧地不动，双方僵持了二十多分钟，趁土匪机枪停射时，解放军一战士猛地摔出两颗手榴弹。手榴弹在离土匪机枪几丈远的田里爆炸，打机枪的土匪吓了一跳，解放军趁机冲上了小山头，占领了制高点，向李健清匪部开枪射击。李健清见解放军人多，枪好，不敢抵抗，随即往新田方向退去，准备从水牛凼夺路而逃。刚逃出一里左右，正好遇到从新田跑过来的土匪，其中一人背着连长覃选书。

原来，驻在新田的覃选书因在过古历年前同合水张治平打仗时脚上受了枪伤，这次听到达岚坳打响之后，无心打仗，就叫部下分两路从大岩洲和水牛凼方向逃窜。覃选书脚痛走不得路，就叫两个人用猪杠绑椅子抬着。殊不知，四一六团的另两路兵力早已在天亮之前守住了这两条退路。覃选书部下跑得快的人刚跑到水牛凼对面的祥冲岭，就发现解放军在水牛凼山上的队伍。土匪向解放军打枪，两山相隔百来丈，守在水牛凼的解放军没有开枪还击。而是悄悄地将一部分队伍从下面的兴坳垄往对面摸，当摸过兴坳垄的队伍快接近祥冲岭山顶时，水牛凼这边的队伍打掩护部队的步枪、冲锋枪、机枪一齐开火。顿时，枪声大作。解放军一鼓作气冲上祥冲岭，土匪见解放军已冲到眼前，有的丢枪逃跑，有的将枪收藏在树林里，混入躲避的老百姓中。抬覃选书的两个匪兵只好丢掉担架，背起覃选书狼狈逃窜。另一股想从大岩洲方向跑往阳重的三十多人，也被我解放军赶鸭子似的逼回新田。大部分缴枪投降。这边李健清同覃选书两伙逃跑的人混在一起后，因水牛凼退路被堵死，便从靠近达岚坳东北部的田家溪的一条小山路沿山逃。李健清部下浦市地方人比较多，故一部分也就往自己家乡浦市一带逃命。

达岚坳战斗告一段落后，驻达岚坳和新田的两股土匪七十

余人除逃走二十余人以外，其余五十多人有的缴枪投诚，有的藏了枪支（后都陆续上交）各自返家。守截水牛凼和大岩洲的两路解放军进驻新田，将其从匪人员集中训话，进行教育。攻上达岚坳的解放军近三百战士在达岚坳开过早餐后，按照作战计划，原地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往石榴坪进发，围剿徐汉章。此时，驻守在红岩坳的李云厚部得知解放军已攻下了达岚坳，便将其部一百三十多人带到达岚的麻坪天堂坡，同徐汉章增派的机炮连五十多人，带轻机枪、重机枪、六〇炮和八二炮分成两路围攻达岚坳解放军；一路八十余人，由天堂坡经都用的冷水溪垅从达岚坳西部往上攻；另一路一百三十余人从猪场岭达岚坳的东南部往上攻。李云厚同机炮连长陈少勇在达岚的刘家坡寨子后面的一座山上架上六〇炮、八二炮督战。下午，农村夜炊时，这两股土匪开始往上进攻。从猪场岭冲锋的一股土匪中几个胆子大的偷偷摸上了达岚坳右侧一座小山的制高点，此时，解放军近三百人都集中在达岚坳寨子下面的一口干涸的山塘里开会，王副团长正在做第二天剿匪动员。摸上来的土匪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当即有两名战士负伤，其中一名受重伤。情况十分紧急，幸好这口山塘周围被房屋和树木挡住大部分。解放军战士即刻分散利用房屋和周围的树木做掩护。在这紧急关头，一名战士抓起一支冲锋枪跃上左侧的制高点，向冲上来的在右侧小山头土匪猛扫。打得土匪抬不起头。下面山塘里的解放军战士也都拿起枪投入战斗，往右侧土匪占领的小山头猛冲，把土匪压了下去。这时，从冷水溪垅方向冲上来的土匪队伍也接近了山坳，解放军战士怒火如炽，开枪阻击。一颗子弹打中匪兵陈永众，被当场击毙。其他匪兵掉头就跑。第一次冲锋被解放军打退后，李云厚命土匪向达岚坳开炮，土匪炮打得不准，炮弹全落在达岚冲里爆炸。接着，李云厚又组织第二次